



沪沽湖 ■朱春鸣

杨浦记忆

228街坊,又看到你了

■刘翔文

“两万户”,我终于又看到你了。
当我站在杨浦区228街坊,端详着眼前的“两万户”,不禁感慨万千,是的,这就是我少年时代居住过的“两万户”,但这又是城市更新改造后涅槃重生、蝶变归来的“两万户”。
“唯有门前镜湖水,春风不改旧时波。”对上海的“两万户”工人新村建筑,我始终是眷恋在心,不仅仅是曾经在“两万户”居住过,更是对“两万户”这种建于上世纪50年代具有时代特征和历史内涵的建筑,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

消失带来的那种复杂的感念与回望。
228街坊旧址原先是名为长白一村、二村的工人新村。20世纪70年代,我家曾经在长白二村居住过,和长白一村228街坊是近在咫尺的“同胞兄弟”。1953年上海市政府为解决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,在陈毅市长的亲自关心下,决定建造2万套住房。这种住宅是2层立帖式砖木结构建筑,前部是2层,后部是1层披屋。1室至5室在底楼,6室至10室在2楼。煤卫5家合用,厨房、厕所均在1楼。
我家从原先居住的松花新村搬迁到长白二村,居住面积一下子从15平

方米的单间,增加到了建筑面积在27平方米左右的一室半,层次也从1楼上升到了2楼,缓解了三代人蜗居一室的窘境。而最让我有幸福感的是,房间地面上铺设的居然是木地板,这种幸福感与原先的水泥地面相比较,差异性绝对是巨大的。因为,家里人多房小,我经常是打地铺睡觉。夏天一张席子铺在水泥地上睡觉,那种清凉的感觉还是蛮爽的。可是,冬天那种感觉就是透心凉了。如今能睡在偌大的“地板床”上,这种由翻身感上升而至的幸福感,绝对不是一点点了。
由于“两万户”的厨房和厕所均在1楼,我们2楼的5户人家每当做饭时的那番场景是十分闹猛的。只见各家大人不停地操着南腔北调叫唤自家的孩子,这边“小三子,快把小菜拿上去啊”还余音袅袅,那边“阿狗,

拷酱油去”已经响彻云霄。弄得我们这些疲于奔命的小八腊子,不断急匆匆地顺着楼梯奔上奔下。因楼梯狭窄,有好几次我一不小心,就把邻家小伙伴端着饭菜给撞了个底朝天。
说乡愁,道乡愁,留住乡愁显然离不开一个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
如果说长白一村、长白二村仅是地域名的话,那么“两万户”就是它响当当的别名。曾经让几代上海人难以忘怀的“两万户”,它的出现不仅呈现了无数上海人的居住生态模式,更是承载了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。随着上海城市更新改造的发展,“两万户”逐渐濒临“绝迹”,长白一村228街坊的那12幢“两万户”成了“孤本”。究竟是予以拆除还是保留,成了哈姆雷特所说的“生存还是死亡”的选择。庆幸的是,在市民和专家的呼吁下,有关部门决定,上海市最

后成片的长白一村228街坊的12幢“两万户”住宅不再拆除,将予以整体性保留,打造成为具有社区服务、文化功能的开放性“城市客厅”。
城市有基因,更有记忆。
如果说,石库门建筑是上海老城厢的城市记忆,那么“两万户”建筑无疑是上海的另一别具韵味的城市记忆载体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说:“无论如何,大都会的另外一种额外魅力,乃是透过它的转变,我们可以怀旧地回望它的过去。”如今,蝶变归来的“两万户”228街坊,为上海市民完整地保留了当年的城市风貌与印迹。同时,一座原汁原味再现当年“两万户”生活场景的展馆即将落成,它和228街坊交相辉映,给上海这座城市增添了另外一种额外魅力,成为城市网红打卡新地标。

世相百态

三个故事

■任斌越文

高考分数公布后,朋友A就在我“死党”的群聊里为他儿子的高分报了喜,全体都给了他满满的赞。收到分数单后,A又邀我们几个“狐朋狗友”餐叙,说只是为“撮一顿”找的理由。
餐叙地点在市中心28楼的旋转餐厅,放眼望去,整座城市灯光灿烂,一片辉煌。意外的是A却没有群聊中的喜气洋洋,一问原来是父子俩为填写志愿产生了分歧。儿子想报自己一直喜爱的考古专业,并要填中原地区以该专业驰名

的某大学;父亲则从就业角度出发,建议儿子填报重点大学的热门专业,双方争执不下,处于冷战之中。A找我们出主意,席间大家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
见我笑而不语,A问我有什么高见,我对他说这要看你自己需要什么了。他问此话何讲,我笑道,我给你讲三个故事,听后你自己去辨别。
第一个故事,是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秦畅讲的。那天秦畅正做一档有关子女教育的节目,讨论时段,一位正在美国某著名大学读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听众,深夜(美国时间)从大洋彼岸打进了电话。
来电人说,他自幼酷爱历史,是班上的学习尖子。高中毕业时,父母分析了当时文理专业就业与收入的不同数据,力劝他读计算机专业。他知道文科中专毕业的父母,收入都不太理想,希望儿子

能报考热门的计算机专业。他是个孝顺的孩子,就听从父母的劝说,按照他们的意愿,顺利考上某重点大学计算机专业。大学毕业时,父母又让他去国外留学镀金,他经过努力,又考上了美国某名牌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。父母在旁人羡慕的眼光中,把儿子送出了国。
遗憾地是,他读了6年仍毕不了业。他对秦畅说:“我现在视力急剧下降,情绪低落,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,每天两点一线,从宿舍到实验室,再从实验室回宿舍。晚上常常整夜睡不着觉,我不知道我的学习生涯哪里才是尽头。”面对儿子的状况,在大洋此岸的父母也痛苦万分,悔不当初。
第二个故事,是从网上看到的。有一位学霸,各门成绩优秀,从小对烘焙十分着迷。高中毕业后,其开了家贸易小公司的父亲,为了以后可让儿子接班,硬

让他去英国学工商管理。儿子开始不肯,老子就哄他,说毕业后如你喜欢面包制作,也可以开一家面包连锁企业的呀。
于是他二话不说,拿着老爹给他的英镑,飞到了泰晤士河畔。经过数年寒窗苦读,他终于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。学成归来后,老爹非常高兴,要为他摆宴庆祝,他拿出英国某名牌大学漂亮的证书,交到其父手中后,对父亲说,你要的东西我完成了,从现在起,我要去寻找自己当烘焙的热爱了。老爹望着儿子的背影,一脸愕然。
第三个故事,是一位朋友对我讲的。朋友的邻居有一位女儿,是学习尖子,从小喜欢美术,考进初中后被选上了学习委员。姑娘在学习之余,主动担任了学校黑板报的主编,从编稿、策划、排版、书写等,经常忙到很晚回来,但她乐此不疲。

临近中考,学习更加紧张。学校黑板报报为配合中考,编辑任务也更繁忙。母亲见她因出黑板报,三天两头晚归,怕影响孩子中考前的复习,心里十分担心。每天女儿出门读书前,母亲好几次想对女儿说,不要再出黑板报了,早点回来复习功课吧!但看到女儿高兴的样子,每次话到嘴边又都缩回去了。最后,女儿也真争气,中考发挥正常,考上自己理想的市重点高中。
三个故事讲完,席间一片沉默。慢慢旋转着的餐厅呈现给了我们城市各处不一样的夜景,让我们感受着千差万别中的辉煌。
我想,此刻在万家灯火的一扇扇住宅窗户后面,或许也正在上演类似A朋友父子碰到的家庭“高考剧”,但在分歧、矛盾、争论之间,家长们似乎都忘了最重要的一点,那是孩子自己的人生。

行走杨浦

口袋公园荡秋千

■周彭康文

窗外的绿地,被改建成居民可进入游玩的口袋公园,站在阳台上,园景尽收眼底——绿树亭亭,花团簇簇,芳草萋萋,小径弯弯,虽无奇特美景,也人气旺旺。
从清晨到夜晚,打拳做操的,刚柔相济,有板有眼;快走慢跑的,缓急自如,节奏分明;舞剑甩手的,张弛有度,合规合矩;赏花观卉的,悠闲信步,自得其乐。轮椅童车,常在园中相遇,朝晖晚霞,各有特色又共构美景,极显“黄发垂髫,并怡然自乐”。虽不及《清明上河图》那般浩繁,却是“清水出芙蓉”,更鲜活,更本色,更耐看。
而秋千架前,则繁忙异常。
那天,第一挂秋千刚安装好,第二

挂秋千还没完工,就有眼尖腿快的孩子捷足先登,迫不及待地“开荡”,只急得安装工人不停地叫喊:“小心小心,别撞着我。”自此,这里就开启了“人歇荡不停”的模式,而且有明显的时段特点。
8点前,是对面小学学生的“包场”。我猜想,他们是提前到了到校时间,特地到此“一荡”,过把瘾的吧。这阵子的秩序挺好的,不少人荡几下子,就下来让给其他人,颇有谦谦君子之风。
8点过后,童车的乘客唱起了主角。他们有的走路尚踉踉跄跄,有的还不会迈步,但在爷爷奶奶们小心翼翼的扶持护卫下,慢悠悠地荡着,荡得过了瘾的,对旁边的人咧开嘴,不过瘾的呢,则会“哇啦啦啦”提抗议,让后边等着的人也不好意思再催促。
下午4点前,秋千旁边,就有书包、

玩具等排起了队,犹如当年用篮子、砖头等排队买菜一样,这是爷爷奶奶们为马上放学的孙子孙女们占位呢。“拳拳爱孙心,尽现排队中”,也无可厚非。而孩子们的表现,却各有千秋。“安分守己”的,不声不响地到后面排队;几个臂佩红杠、脖吊胸牌的“红领巾”,自动维护起秩序,而且形成了“每人荡3分钟”的共识,有热心的家长,在旁边看着手机计时间。但有几个年龄稍大点的,却不太“安分”,在排队等候的时间,另辟“蹊径”,玩起了“爬墙”。
这两挂秋千,悬挂在一堵“墙”上。墙形似一把一劈为二的小提琴,侧竖在草地间,线条柔和,弧度圆润,琴身宽处高约2米,开有一扇“门”,秋千就挂在上方的横梁上,琴身窄处约1米多,与地面形成短小的斜坡。这几个孩子,先是从正面,手攀脚蹬,沿着装饰条,登上墙顶,或站或坐,或蹲或躺,极显得意。更有两个小孩,从侧面,沿着斜坡,“蹬蹬”几下,直冲上去。虽没险象环生,却也让人提心。有的家长,大声呵斥、制止

自家的孩子;有的家长呢,则自顾自看手机,甚或笑眯眯地看自家孩子的表演。在秋千前,孩子们喜欢“动”的天性,得到了尽情释放;家长们如此卖力陪孩子们来玩,大约是想用“秋千”把孩子们从电脑、手机的游戏拉出来,成为“运动迷”吧。这种街边运动游乐场,大有需要和必要啊!
除了这几个高峰期,其他时段,也不时有人来“荡一荡”。
夜晚,常有情侣牵手而来“荡一荡”。这儿,灯光熙熙,夜色融融,风儿绵绵,没有影院声光突发的惊惊乍乍,没有吧台酒精燃烧的迷迷糊糊,没有舞厅色彩迷乱的颠颠倒倒,一切是真、纯、静、净,谈谈、荡荡,谈谈、正宜倾诉衷肠,多惬意,多贴心,多甜蜜!
清晨,不少晨练的老年人,会在上面坐一坐,荡一荡,慢悠悠,笃悠悠,跟他们过日子一样,“气定神闲岁月度,淡对人生夕阳红”。
我亦聊发少年狂,悠悠地晃荡了几下,感到跟童年时只顾荡得高、荡得急、

荡得猛不一样,高、低、快、慢,完全可由自己掌控。“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”,高不颠狂,低不消沉,快不迷乱,慢不懈怠,不疾不徐,稳如钟摆。荡来荡去,虽然看似在同一轨道上反复来回,但每一次却是不一样的,正如“今天是昨天的延续,但不是昨天的重复”,我们的退休生活,也该天天是新的。
荡秋千历来是人们所喜爱,在昔日文人的笔下,“荡秋千”是一件雅事,趣事,乐事。“玉女柔荑紧挽绳,风轻悠荡半空腾”“彩索高悬锦柱头,……”“飞起娇红一点愁”“春山暖日和风,阑干楼阁帘栊,杨柳秋千院中”……多有趣。
只是,彼时它总是围闭在后花园,禁锢在高墙里,也带来“墙里秋千墙外道。墙外行人,墙里佳人笑”的惆怅、牵挂和误会,演绎了不少悲喜剧。
而今,它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设置在口袋公园里,居民的身边,“杠上翻飞灵若燕”“悠荡秋千笑语欢”,“人民城市为人民”体现在这每一个细小的环节上,演绎出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的生动画面。